

✦ 我觉得就是要让你的人生能够在自己的掌控之内。方向比节奏更重要，只要我的大方向是对的，那么一切都是好的，慢慢自然会水到渠成。



山居日常

除了摄影之外，平时工作之余，她喜欢弹奏古琴、研习插花和茶道。她的插花全无法流派可言，她给自己的插花取名“自然野趣流”，因为完全秉承自己的喜好，取自自然界最天然的花草，以自己的审美让花草生发出创意，呈现自然的线条和万物草长莺飞的蓬勃。在她的字典里，东方的静肃之美，不再华丽绚烂，只在恰到好处，内敛安静。

院子里有一小片田地，周仁华自己耕田自给自足，有豇豆、南瓜，还有绿叶蔬菜，在这里完全不愁吃，就算只有豇豆，她都能折腾出一个豇豆全宴来。

这个工作室虽然离南京市区挺远，但是朋友们得知这块“风水宝地”之后，都很喜欢，没事就跑来转悠。朋友们和她一样随性，鲜少提前打招呼，兴致上来了就直接奔来了，根本不管是否主人不在，扑了个空。

朋友们眼中，周仁华是一个遗世的“小仙女”，在自己营造的小天地里过着“神仙”般的快活日子。她总不屑被人叫

成“仙女”。别看表面日子悠闲，其实，在工作状态里，她可是一个真正的“拼命三郎”。灵感来的时候，挡也挡不住，拍摄修图，一搞就是深更半夜。有时为了去上海杭州接项目，从村子里出发，路途遥远，辗转六七个小时，她却从来没有“柔弱女子”的娇气，都是一个人搞定。

3年前刚来周冲村那会儿，这里还很原始。渐渐地，村子里聚集了一些文艺青年，有像周仁华这样的摄影工作室，还有陶器工作室、铁艺工作室、教古琴的、画画的、写书法的……来到这个村子的艺术青年们，全部是“自来水”，自发地来到这个村子，逐渐让它有了艺术村落的气质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。这些人都是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情趣的艺术青年。也许是“陶渊明”式的田园之境将他们吸引而来，自然而然汇集了一群有趣的人。做陶的张小哥，就在仁华工作室的隔壁，没事不用电话，吆喝两嗓子，就能在前院听到后院的声音。桦也工作室里的很多器皿就出自张小哥之手，大家你来我往的，用自己的作品物物交换，好不快活。



QA 生活周刊 × 周仁华

Q: 辞职时，你说自己有一个更大的梦想，现在它实现了吗？

A: 当时，我的目标就是拥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这个工作室需要一个先决条件，一定要有一个院子，闲来无事，可以插插花，种种菜，实现自给自足的快乐生活。我说的这个梦想，并不是不求上进、安于现状。我是希望能够有一个相对舒适自由的环境，让自己能够快乐工作。如果总是违心地被迫做这做那，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。

Q: 这个短期目标实现之后，又有新的愿景吗？

A: 我的下一个目标，就是自己的美学进修。接下来，我想把这个空间做得更好一些。前两年，我做的事情是一直向外探索，不断地往里吸收，再吸收。现在有一点点沉淀了，接下来，我希望能与他人分享。比如，做一个半私密的沙龙，参加沙龙的人，都是朋友圈子自建的社交圈，我不太希望是完全的陌生人，我不太会跟陌生人打交道。但是，我还是希望能把自己喜欢的东西、喜欢的生活方式与他人分享，让更多人感知生活的美好。

Q: 为什么在这个节点上，开始愿意跟别人分享了？

A: 一些美妙的经验，如果能让别人也产生共鸣，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经验。更远一点的目标是，我可能还需要一个更大的空间，目前这个空间接纳10个人就非常拥挤了。时机成熟后，我想建一个更大的摄影空间，有一个独立的摄影棚，在专业配备上更进一步。

Q: 离开这里，会不会觉得可惜，毕竟是自己亲手搭建的地方？

A: 我其实特别享受改造的乐趣。生命的乐趣就在于折

腾。现在的地方我不会遗弃它，未来会作为我生活起居的地方。那个更大一点的对外空间，就专门用来工作、摄影和举办活动。

Q: 心态上有没有经历过动荡期？

A: 我特别害怕一成不变的生活，以前心态上也有过动荡。所以，也有过冲动，想要到处流浪似的寻找。现在，情绪上可能依然会有反复，但是我只能说我已经越来越笃定了，不能说百分之百确定的那种稳定，但至少会越来越越好。在我看来，方向比节奏更重要，只要我的大方向是对的，那么一切都是好的，慢慢自然会水到渠成。



Q: 你会担忧或者焦虑吗？

A: 我感觉身边很多相识的朋友，或多或少都有点心理问题。我觉得大家有点可怜。不能说完全不焦虑，但是很多时候我都是抽离的状态，可能是我主动划分的状态，这有点像我现在所处的状况，可以去自如：需要到城里办事或者工作，我就进去；回到村里我自己的地盘，人一下子松了，完全没有紧张和焦躁。我觉得就是要让你的人生能够在自己的掌控之内。如果我连自己都不能掌控，就会觉得被掐住了脖子。

全靠自己。于是，前前后后三个多月时间，改建工期时而延误，没钱了就先去拍照赚钱，然后再一点点添置家当。

工作室的软件、硬件设施几乎都是她亲力亲为。其中一间房，被她改造成上下两层的跃层套间。在这里，大到刷墙这种粗活，小到任何一个小摆件、一个花器的添置，都经过她的一番设计。捡来的沙发、桌子、旧木板一个也不放过。她从不嫌弃旧物，带着朋友时而去村子里“扫荡”，她觉得能把别人遗弃的废物，通过双手改造，为我所用，不失为人生一大乐事。也许，真的是心灵手巧，捡来的旧物，经过她的改造，反而平添了一种文艺气息。

这个古典美人，最爱竹子，于是她就扛着一把大砍刀，去山林里砍竹子。用竹子做器物，用干枯的竹叶装点房间，自有一种“曾经沧海”的意境。

搬到这个村落之前，其实周仁华守着一个更大的园子，占地一百多亩，园子里头就有一座山。那里的院墙像城墙一样高大，紧紧锁住一院的幽静。前有荷花池，后有芦苇荡，荷花池里永远有吃不完的好东西，用鱼笼抓黑鱼，做水煮鱼片，最爱吃的莲藕，捞上来水里一氽，加一点点盐就有甜丝丝的香气。可是园子太大，和同伴巡山时，偶尔看到野猪的印子，母亲总是担心一个女孩子家老是待在那么大的一个园子里，实在不安全。后来，在周冲村发现了这个宅子，索性就换了地方。